



Die Augen des Schmetterlings

蝴蝶的眼睛

【德】费德里卡·施密特
【中】李其文 译

馆

世界出版社
WORLD PRESS

I522.45

2

Die Augen des Schmetterlings

蝴蝶的眼睛

[瑞士] 费德丽卡·德·切斯科 著

侯小婧 张博文 译 詹湛 校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的眼睛/(瑞士)切斯科(Cesco, F. D.)著;
侯小婧,张博文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104-0900-4

I. ①蝴… II. ①切…②侯…③张… III. ①长篇小
说-瑞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394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0-1753 号

Die Augen des Schmetterlings by Federica De Cesco

Copyright © 2005 by Blanvalet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y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通过海格立斯公司获得德国兰登书屋出版集团授权

蝴蝶的眼睛

作者:[瑞士]费德丽卡·德·切斯科

翻译:侯小婧 张博文

责任编辑:熊文霞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338 千字 印张: 11.7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900-4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楔子

在我的身体里，居住着我死去的弟弟。亨瑞克比我小一岁，十二岁的时候，他死了。但我总能感觉到他仍在我的周围，或者说他一直与我生活在一起，从未离开。我常常和他说话，有时，如果他乐意，他也会回答我。他那张望着死亡国度的脸，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看见他缓慢地从深深的水底浮现，隔着幽幽的绿色水幕；我看见他玻璃般的眼睛闪着纯净的光芒，他张着嘴，有水泡在嘴边爆开。他的身体在黑暗中漂移，双臂像羽翼般舒展，他的手被水波染成荧荧的绿色，十指张开，有轻微的伤痕。也许现在他真的变成了他想成为的样子。这样的梦境总是消逝在一片水流中。我想留住他，想抓住他，却只是徒劳。他的身影轻轻地掠过我身边，轻曼地旋转，无声地被水泡包围，然后消失在一片深深的黑暗中。

这样的梦曾经频繁地出现，现在已经很少了。我虽然悲伤，却也觉得安慰。我的理智告诉我，~~那些逝去的已~~渐去，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但我其实对此并非十分确信。我是一个相信征兆的女子，是会在月夜手持猎刀穿过整个屋子的女王。在屋里所有人都温暖安静并且毫无戒备地睡着的时候，我悄无声息地起床，不想打扰熟睡的人们。我手中猎刀的刀刃闪烁着清冷凛冽的光芒，让我觉得安全安心。我轻轻地推开拉门，眼前是薄雾弥漫的走道，树叶飘摇如同鬼魅。在这样的月光下，一切都似乎变了模样。我的目光掠过屋外的一切，再回头审视屋里的每个角落，再从屋里转到屋外，屋外到屋里，如此反复。黎明前，有咸湿的海风吹来，带着死亡的花香。我的手紧握刀柄，我的脸和手在月光下闪光，我不再隐匿在黑暗中，要让所有一切都看见我。一阵颤栗爬过我的皮肤，但我并不害怕，我是太阳的女儿。那个来自苍白的月亮属性的鬼魂，悬浮于黑暗之上。我说：“滚开！你知道我是谁！”树影摇曳，手中的刀在月光下划出一道光圈，我笔直地站在门边，轻声吐出那些咒语。我爱的人终将安全。而此时我终于完全清醒了，我的弟弟已不在我身边。

第一章

我常常在镜中端详自己，并非出于爱美，而是出于好奇。我的祖先生活在地球最北端，是紧挨着北极圈的撒米尔人。我身上有祖先赋予的烙印，比如我的外貌：在我的脸上，我能看到莱娜即使在强烈阳光照耀下也不需要眯起的眼睛，我能看到她那硬线条的面颊和坚毅的下颌，还有亨瑞克黑色的头发，略微有些塌的鼻子以及性感的嘴。我喜欢这样描述自己，就像在描述一幅我们常常能在杂志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绿色的眼睛如水波流转，精巧的面部轮廓和光洁的额让人过目难忘。也许，在我的脸上还有更多其他隐秘的烙印。是，我知道，我看见它们了。

我必须强调，我从未觉得我有多么漂亮，我至多不过是长得很有特色罢了。而亨瑞克，亨瑞克是漂亮的。亨瑞克的尸体是在他常去的河边花岗岩里被发现的。当阳光掠过时，甚至能看到他在发光。我会常常想起这个场景，无法克制自己。也许在我的眼中，那根本就不是一具人的尸骨。

我出生在赫尔辛基，并在那里长大。透过我们的凸肚窗往外看是约翰教堂和天文台公园，还有当时属于爱尔城区的许多青春艺术风格的建筑。那些房子今天都成了“高尚”社区，昂贵得让人无法接受。一九四八年芬兰和前苏联签署了友好条约之后，很多房子都空了出来。可是它们外表太过华贵而内在又太不实用：细碎的粉刷，生锈的管道，大大的窗根本无法抵御寒冷，还有爆裂的石质地砖和磨穿了的木地板。我父亲尤汉尼的父母倒是有着不错的鉴赏力。他们知道，那些曾经美丽的东西在更好的时代也将会重放光彩。他们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一栋这样的房子，并且尽可能地使它舒适。他们没有花很多钱，但用了很长的时间来修葺，大部分修葺工作是祖父在空闲时自己完成的。我祖父叫马迪·帕索斯，出生于一个在二战期间没落的建筑世家。他的众多祖先中有一位是弗莱德瑞克·帕索斯——第一部芬兰歌剧的作曲者，也是我们国歌的作曲者。有一张老照片记录了马迪孩童时代的一个庭院派对情景，他的身边站着大名鼎鼎的西贝

柳斯^①——他很悲观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甚至销毁了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不让后人听到它。

尤汉尼最初想成为一个歌剧演员，他曾是个不错的男中音，但算不上十分出众。后来他从事了导演工作，并从此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一九九〇年被芬兰国家歌剧院录用以后，他就似乎完全没有了私生活。无休止的工作使他越来越没有时间顾及我的母亲，也因此造成了他们逐渐疏离。在尤汉尼制作一部作品期间，他往往会同时开始第二部、第三部，有时甚至是第五部、第六部作品的构想。那些作家用文字描述的，画家用画笔描绘的美好，尤汉尼都会用音乐和表演展现在舞台上。它们就像他的母语那样自在地生存于他的脑海中，他把所有的经历和想法搬上舞台。亨瑞克是他忠实的追随者，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看到亨瑞克就好像看到另一个尤汉尼，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微笑的样子，他们敏感的双手，还有他们略显痛苦的表情，都是那样的如出一辙。但是亨瑞克的脸上散发着一个十二岁孩子独有的光芒，而且这光芒永远地被保留了下来。

也许我该以另一种姿态来看这个世界，也许我本就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别人看不到我的地方，生活在一个人类的目光所触碰不到的时空。我看到自己曾经的照片，照片上的我从来不会看着镜头微笑，我的目光似乎穿过镜头，停留在一个别的物品上。这也是在多年后，我给团次郎看我幼时的照片时才发现的。确切地说，是团次郎敏锐地捕捉到我飘离的眼神，而我自己却从未发觉。我的母亲英格讨厌一切形式的白日梦，虽然她的血管里也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她却踏实地活着。她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小心地辗转，严格地遵循祖先的足迹，虔诚地相信万能的主。用一句撒米尔祖先的遗训来说，她会为了任何一只牛、羊或驯鹿的逝去而感到悲伤，却不会对苦难的生活有半句怨言。

她接受商业培训，努力进取，成了一名采购员。她对时代潮流有着

① 西贝柳斯(1865—1957)，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西方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和理查德·施特劳斯曾被称作现代音乐中两个伟大的“S”，甚至被视为继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之后最杰出的交响乐作曲家。

敏锐的感觉，并获得了成功。她坚定地站在外面的现实世界中，心怀怨恨地观察着我。可是有些东西她无法改变，比如她一直挺胸的姿态，头颅微微向上，步伐很快并富有弹性，走路时两只脚稍有些内八字，髋关节向前送。这些都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特征，就和我一样。而我从未在她面前提起这些，因为我知道，她一直对自己的身世有所忌讳。

不，我不能像我母亲那样将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抛在脑后当它不存在，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常常在白日梦中寻觅到它的存在，我伸出手，摸得到却看不清，可是我却分明地感受得到它，好像一对透明的翅膀，一片无尽的阴影，一声叹息的回音……

我是一个常常陷入沉思的孩子，即使是戏剧也不能给我足够的安慰。在我失去弟弟之后，剧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容纳我肆意低迷的心居。家里再也没有人等候我回去，英格从不会早于七点回家。虽然从学校到特拉港有着长长的路程，我却会风雨无阻地每日前往。我站在巨大的舞台背景下，嚼着糖，安静地看我父亲忙碌工作。有时他会发现我的存在，对我挥手打招呼，然后又投入工作不再理我。这样的排练一般会持续到深夜，特别是演出前几天。

于是我也不可救药地喜欢上歌剧，可是我却从不曾动过有一天站上舞台的念头。英格倒是没兴趣，她更喜欢看 CNN。我的父亲虽然已经不再歌唱，但他依然保持着敏锐的艺术感觉，如每一个艺术家一样，他自认为是团队中的翘楚，每次排演后都会因竭尽全力而浑身湿透。他的神情和剧场那么的和谐，他本就是一个为戏剧而生的人。亨瑞克也应该会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也总是在剧场里待到很晚，哪怕戏要到十一点才散场，哪怕第二天还要早起去上课，我也会坚持看完演出，从不疲倦。

“你是属于夜的女人。”团次郎有一次这样对我说。的确如此吧，我总是很晚睡下又像鸟儿一样很早就醒来，总是睡不安稳。很少有人像我，这点睡眠就已足够。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每天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你会老得很快的！”英格这样说，但这并没有变成现实。现在二十八岁的我看起来依然像十八岁一样。

我想起一次在《魔笛》的排练中所经历的令人惊讶的事。那时亨瑞

克才刚刚死去，我该是十三四岁的年纪。那天的排练，当夜后开始唱咏叹调的时候，我走进了剧场。当我进入后台的那一瞬间，乐队开始演奏第一组和弦，歌者、群众演员、技术人员紧紧挤在侧幕后面，所有人都盯着舞台，充满紧张、激动与期待。尤汉尼后来和我解释说那是因为女高音琳娜那天得了咽喉炎，需要别的女演员临时替代她的角色。“你想，离正式演出还有两天！咽喉炎！大家该多紧张！”我父亲还可以淡定地适应这情况，而其他人都紧张得几乎抓狂。

我曾经是，我已经说过了，一直都是个安静的孩子。我小心地在人群里穿梭，轻轻地拨开两个无词演员的肘弯，边说对不起，边慢慢地靠近舞台。炫目的舞台，被幽幽的透明的蓝光包围着，好像一颗隐约发光的钻石。舞台上空悬挂着弯弯新月，有淡淡云彩轻柔相拥，幽暗的灯光中，女主角的形象渐渐淡去，我看到，她有着两副面孔。她的针织头饰将面颊包住，勾勒出一个绝美的轮廓，使她的两副面孔完全切合在一起。两副面孔都上了精致的妆，杏眼传情，红唇轻启，身上缠满了挂着水晶的缎带。她的歌声如同漫天的星光，不经意地降临大地，掀起一片银色光焰的浪潮，淹没了整个舞台。

当时的我曾经相信，舞台上只存在那些被演的角色，后来我慢慢发现，原来那里还聚集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生物。成千上万上帝的宠儿聚集在这里展示着各自的舞姿。他们的出生、生活、死亡、爱恨纠结在一起，我看着他们，常常会有大哭一场或大笑出声的冲动。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轻松地呼吸，在脑中让大千世界幻变。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在我的身体里有一个信号在悄无声息地跳动。演出结束后，所有演职人员在后台聚餐，所有人都好像卸下了一个包袱，笑着，闲谈着。盘碟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香味。包括那位主唱者在内的演员们依然穿着戏服，像童话中的场景一般围绕在我身边。过了一会儿，乐队的成员也加入了庆功行列。夜后从化妆间出来，一路接受所有人的鼓掌祝贺。她们的荷叶边衣裙在风中沙沙作响。人们卸去头饰才能喝一口美酒。主唱卸下水晶缎带微笑着走了过来，笑容好像月光一样美好，在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甜味。我的父亲迎上去，他们短暂交谈，然后她去更衣。一刻钟后她又回来了，卸去

了妆容，穿着简单的牛仔裤和毛衣，不再是一个歌唱着的精灵，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给自己取了一杯咖啡，然后埋头吃三明治。那一刻我发现，原来一个好演员能够成功演绎一个角色仅仅是因为她穿着一件合适的戏服。不过我依然肯定，她在身体里掌控一个歌唱的精灵，是它让她在舞台上如此美丽。而这需要创造力。

后来，当我和父亲回家时，他对当天的表演赞不绝口：“我必须得承认，前两天的状况是很窘迫，但是我相信熏一定能行，我早就发现，她的声音很有特质。”

“熏？”

“她的母亲是韩国人，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女人，她自己给女儿上课。而熏的父亲是乐队的一名大提琴师。对于任何一个歌者，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发现自己的潜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经历。”

“我喜欢她的戏服。”

“那是我们的服装师以克里特岛的雕像为蓝本设计的。你知道，那个女蛇神雕像。熏有一张那么妖媚的脸，有与之相称的面孔。”

寒冷的晚风钻进我们的肺，于是我们停止了交谈。而我却一直在思考尤汉尼的话。后来，在一天的晚餐桌上我还和父亲提起，到底那套美丽的衣服对于熏的成功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真是胡闹！”母亲完全推翻我的想法，“一个人唱歌唱得好是依赖于她有一副好嗓子，这和衣服有什么关系？！”

尤汉尼终于开口反驳母亲，用他一贯温婉的作风。“你的看法我不是很同意。一个歌者的舞台妆其实和旋律一样，是主导着演出能否成功的要素。如果这套服装能够如同歌者的第二层皮肤，表演和歌唱就会浑然一体。”

我一个劲地点头对尤汉尼表示赞同。我理解他的话，因为那就是我自己的想法。英格明显感到了被排斥，我以粗鲁的方式伤害了她。而亨瑞克，亨瑞克从不让母亲这样伤心。他可爱的小鬼脸，他淘气的吐舌头，他俏皮的耸肩总是可以让英格不由自主地嘴角上扬。而这些，都是我无法做到的。于是英格站起来，倔犟地把盘子胡乱掳在一起。

“人靠衣装。”英格闷闷地说，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束。

在我的房间里，亨瑞克的照片被精致地装裱起来，摆在五斗橱上。那天晚上我将它拿到灯光下细细端详。他温和的眼睛闪着幽幽绿光，有着艺术家的不羁和乖巧。我知道，他本该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祖父经常锁在黑色琴箱里的小提琴就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当然，那样的一把小提琴对于当时的亨瑞克实在是太大了一点。亨瑞克七岁生日时，父亲送给他一把大小正合适他的四分之一提琴。亨瑞克不会读谱，但他不知疲倦地用琴弓在琴弦上摸索，想调出准确的音，最后是父亲亲自教了他调弦的方法。在那之后不久，亨瑞克就可以用小提琴演奏他听过的所有音乐，甚至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明显对此很感兴趣。我们的父母亲决定挖掘他的潜质，将他送到一位知名小提琴家那里，让他接受每周的课程。那位小提琴家曾在一个乐队里拉琴，现在已经很老了，可是她依然在从事音乐，音乐是她生命的目标。十一岁时，亨瑞克已经开始用四分之三小提琴。但是在学校里他却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因为他不乐意乖乖地坐在那里听课。他非常敏感，显得仿佛缺乏理智。有一次英格和四岁的他一起去火车站，英格提醒他不要离轨道太近：“你会被火车撞断胳膊的！”

“胳膊不会再长出来吗？”亨瑞克问。

这就是他，总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他就不闻不问。我从不知道，有我们这样两个孩子，我的母亲是否快乐。虽然她通常情况下对我们的教育很宽松，但偶尔也有态度强硬的时候。我记得她第一次送我去幼儿园，我哭着叫着跟着她走，紧紧地抱住她，恳求她不要离开。我不断地哭喊，终于，她受够了我的闹腾，用力地推开我，对我说：“如果你再那么闹下去，今晚你就只能住在这里，睡在厕所里！”

我曾经告诉团次郎，我小时候是多么难看的一个孩子，但他却不肯相信，即使后来我拿照片给他看，他依然不那样认为。

“难看？你？开玩笑吧？！”

没有！我绝没有开玩笑！那些旧照片上的我真是很不漂亮。一个

像蜘蛛一样的女孩子，手脚细长，瘦弱得好像可以被风吹走。所以我常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的眼睛变大，面颊变宽，嘴唇变得柔软并且丰满。所以那些在我少女时期认识我的人，看到后来我在杂志封面的照片时，几乎都认不出我了。我一再和他们强调说那是化妆的功劳，让我看上去如此美丽。

几年前，我曾陪艾法去一家杂志社。艾法是我当时爱的女子。我们交替着吸同一支烟，在我的或者她的房间里亲吻拥抱，我沉醉于她的气息里，那不是任何一种香水的味道，那只是干净的皮肤和刚刚洗过的头发的味道。艾法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顶级模特，她是那样的光彩照人、完美无瑕。我想没有人比她更适合成为名模。我对她没有任何嫉妒，没有私心，因为她好像就是我的一部分。在那家杂志社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摄影师，他扫过艾法甜美的面庞，觉得她毫无特色。然后他看到我，看到我平凡的脸，居然浮上兴奋的笑容。

他给我名片，问我要不要去他的工作室，他想为我试照一组照片。我显然是受了惊吓，张着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在有艾法，她微笑着接过名片，帮我回答说：“当然好啊，您什么时候方便？”试镜那天艾法吹散她蓬松的头发，打上妖娆的眼影和诱人的唇膏。她要让摄影师看到，镜头前的她是多么美好。当然摄影师给她拍摄了一个系列，她冲着镜头甩动长发双唇微张，就像任何一个杂志封面模特一样。这些艾法都曾用心练习过。而那个摄影师依然坚持要为我拍一些照片。我羞涩而木讷地站在镜头前，他不断地给我示范该怎样在镜头前微笑移动。然后他把自己关进一间暗室，在小小的橙色安全灯光下看泡在显影水里慢慢清晰起来的我们的脸。我们的脑宇宙里有着比银河系星星还多的神经细胞。摄影师在我的脸上认出了他自己的梦想，所以艾法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她感觉很受侮辱并且极不公平。我们的感情就这样——好像雪地里的脚印那样——一点点地淡去。后来艾法参加银行的职业培训，从此我的人生有了另一个节奏。我神情恍惚地望着镜头，穿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地走到灯光下，像个瘦长而笨拙的男孩子，而人们发现这很奇妙。我习惯把自己交给技师们熟练的双手，我打量镜子里的自己，看自己的脸到底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一张本平淡无奇的面

孔在短短一秒中的闪光灯下，在昏黄的暗室中，不知道被施了什么魔法，居然比赤裸的身体能更赤裸、更纯粹地显示出我们最原始的本质。就好像现在，在摄影棚雪亮刺目的闪光灯前，我的脸上出现了一种陌生的，不完全属于人类的表象，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开始变宽变平，好像一只动物。这不是我自己在胡说，照片可以说明一切。

我做了四年模特，并且也因此错过了高中毕业考试。我总是有一个接一个做不完的拍摄合同，于是开始一天一天地慢慢出名，身价也水涨船高。忽然开始赚到大笔的钱，忽然生活重心开始全盘改变，出差，派对，飞机头等舱……在别的同龄人还在学校里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开始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片断式地，由一组组混乱的图像组成，松散地排列在我面前。巴黎，纽约，伦敦，米兰，加德满都，马尔代夫，巴厘岛……我看到五光十色的新事物，感受到所谓的艺术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很多人羡慕我如同梦境一般的生活，而我却在自已才知道的郁闷中渐渐发现自己真正的意识开始萌芽。这种萌芽起初很卑微很小心，悄悄地一点点占据我的心灵，直到它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充满了战火、饥荒和痛苦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时代？难道这不是那些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他们所谓的自由——残酷无情地争斗的世界？是的，就是这样。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无比震惊地体验着这一切。可是天哪，哪里是我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处？

以前总是会有人在大街上认出我，上前和我搭讪，要我在照片上签字留念。我总是笑着答应他们，心里却惶恐着。亨瑞克，我了解他，恐怕会有和我一样的反应。只有他能完全了解我的想法。我害怕有人说这个女孩子只是在照片上漂亮罢了，现实中好难看呢。我无法摆脱这样的念头，会不会在照片的光鲜面孔后面藏着一张鬼魅般的面庞呢？一张如幻觉般存在的面孔。那段时间里，我有过很多男人，从一个男人的床上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总是没个长性。年轻人总是这样，不知道危险的存在。我被形形色色的男人包围，也不常拒绝他们。我很走运，却深觉我若不那么走运该多好。那是一个奇怪的年月，外界怎样

无关紧要，我自己是否在意才是关键。我需要支持，否则我无法平静地思考，在这样的乱世中，我混沌着，迷惘着，做一切混沌迷惘的事情。但我依然感谢命运让我在这样的年纪里经历这些，我的好奇和天真让我感受到世间的一切疼痛，我抽烟喝酒甚至吸毒。许多我们这一行的模特都吸毒。有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圈子里很出名，能卷出最好的烟卷，但我一直没有彻底上瘾，我只是默默地混迹于他们之间，但是不久一切就对我来说都失去了意思，无论我是否还属于这样的一个圈子。

在此期间，英格帮我很好地打理着钱财，她帮我买了一套两室的房子和一座全木质结构的小别墅。小别墅在塞拉撒里岛上，紧邻着那里最美丽的海滩。房主愿意出手也是因为急需资金做投资，一个月内必须筹措到足够的钱。遗憾的是这笔钱在到达他手上不足三个月就被用于投机挥霍一空，一点都没有剩下。而我，得到了这样一座极尽奢华设备齐全的小屋：桑拿，泳池，壁炉，游艇……我的母亲用我两年的收入买下它，留在我的名下。以后总是有用处的，英格这样盘算。没有人知道生活究竟会怎样发展下去，所以所有的准备都是未雨绸缪。

仿佛应验了她的话，一年后，我在拍摄的时候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的脸磕在冰上，伤口必须缝针，然后在我的上唇留下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红色的，横向的，永恒的伤口。

一张带着伤疤的脸——我的脸上只不过多了点构造，但不再有人约我拍照了，我的面孔从各大报刊杂志的封面上消失。没有人知道，我后来成了什么样子，也没有人关心这个。

我不能再住在自己小屋里，它被租掉了，而塞拉撒里岛正处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于是我又搬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住。清晨，我在自己印满蓝白色壁花的房间里醒来，感觉六年如一场梦。我的目光划过熟悉的墙壁，落在五斗橱上的镜框里，我试图注意他。亨瑞克看着我，冲着我微笑，柔和的面部线条从头发开始直到下边。这个动作生动地展示了他曾经存在过、真真切切地曾是我的一部分。我深深地呼吸，然后抬起肩，我用无助的眼神向他求助：我该怎么办？

他用他独有的方式微微笑着，好像在说：“你真是个傻瓜。”这就是全部。居高临下。

“别这样说，”我说，“你可是我弟弟！”

亨瑞克知道这些年来我是多么荒唐胡闹，可他并不在意这个。他像从前那样对我笑对我好，不给我任何要求，只是纵容着我。后来，还是英格给了我建议：

“你该先把你的学业补上！”

第二章

我又回到了学校。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看清人世，而校园里也已物是人非。我从杂志上消失，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做过什么，我也一直对这样的问题避而不答。我没有化妆的脸与从前有着天壤之别，感谢上苍我继承了母亲的顽强，没有花很大的力气，我通过了高中毕业考。然后我又开始了一段长长的自我放逐期。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很好的男友，也叫艾法，我和他一起去塞拉撒里岛，先坐汽车，然后换船。艾法放弃了大学学业，在一个摇滚乐队里做鼓手。他有着英俊的脸和长期锻炼下形成的挺拔身躯。他风趣幽默，我想，我大概是爱上他了。但是他酗酒，和他的父亲一样。我很少陪他一起喝，我的经验告诉我酒精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已经不再喝酒，也离毒品远远的。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十分黑暗的夏天。艾法带着他的同事及其女朋友们一起来到塞拉撒里岛上。他们将音响开到最大，大到彼此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他们带来大量的酒，喝完了又喝我的藏品，喝醉了就肆无忌惮地争吵，女孩子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他们在浴室和花园里呕吐，我终于丧失了耐心，因为干净整洁的生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每一样东西都如花瓶，该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应该井井有条，喧哗把我激怒。这些是艾法所不能理解的。啤酒瓶到处都是，衣服乱丢。当我将他的衣服一件件折好，当我用手去洗他的衬衫，当我因为他穿着鞋子踩脏了我刚擦干净的地板而发火，他总是轻蔑地笑我。只有酗酒带给他快乐，他迷失在这样的快感中不能也不愿自拔。甚至有时他会完全失去理智，好像一个我从没认识过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撕碎我的衣服，打我，强迫我用各种奇怪的体位与他做爱。有一次他甚至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往墙上撞，直到我完全失去意识。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自己鼻青脸肿，头脑震荡疼痛万分。他很羞愧，就跪在我的面前哭着求我原谅，并保证不再发生。而我，终于不再受诱惑，决绝地转身，我不知道曾经的自己为什么会和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我的直觉清楚地告诉自己：危险！艾法终于收拾行李离开，我恨自己为什么还

是不争气地流下泪来，眼泪顺着脸颊滑过下巴，滴在我的手心。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蜷起来沉沉地睡去，醒来的时候我将手放在空荡荡的床沿边，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留恋。我起身独自收拾房间，将一切已经没有意义的东西扔出去，然后关掉灯锁上门窗。我搭了去赫尔辛基的船。虽然还是夏天，我感到刺骨的寒冷，好在有清新的海风，让我觉得终于千帆过尽。而英格，我的母亲，却对我没有任何同情。

“你才二十三岁，你自己毁了自己！”她用这样批判的词句评价自己的女儿。“你那份工作，本就是畸形的工作！”

她以为我在缅怀曾经风光的工作，可是她错了。她错得那么厉害，她不知道我看到生活其实不过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幻境。是的，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可是我却并没有心领神会。我所有的感知和信仰，不过是虚无飘渺的幻识，而现实是怎样的我几乎一无所知。

“找些能让你重新振作起来的东西吧，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天英格在准备去办公室之前激励我说。她的口气我懂，毕竟她领导的部门一直以来不曾出错。她是那么成功的女人，永远穿着整齐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本质上也有不相称的东西但从来不轻易显露。我依然有时会看到她失控的样子，特别是在别人问起她的过去时。我知道，她摆脱不了她的过去。

她拿着包离开，留下没有收拾的床和桌子上散乱的餐具。父亲就坐在桌边，静静地喝完咖啡，然后开始抽第一支烟。我起身收拾桌子，他柔声对我说：“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别太急。”

不！我很着急，我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我必须迅速地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曾经很喜欢水彩画。稚嫩的笔下一切花草树木都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并排挂在墙上骄傲地展示着当时幼儿园老师教育下统一的审美观。画画更有趣吗？把看到的東西在纸上重现出来，让人们欣赏，没有什么比让美好停留更有趣，这也是绘画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又想起小时候，那种专注的快乐让现在的我羡慕不已。这段回忆好像一个救生圈，将我托起来。终于有一天，我又开始我的水彩画。我从来不是抽象派，我的画是那样真实，每一个细节都

仔细地刻画，甚至是最细微的地方。很长时间没有画过，我的手有些生疏。可是在我的心底却有一个声音，它坚定地告诉我，我是有天赋的，我可以靠这个来养活自己。

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申请艺术学校得到录取，我流连于各个画廊和画展，整天整天地观看临摹，学习各个流派的技巧和特色，比较他们的不同。我很少迷失，始终保持清醒，常常问自己：我喜欢看到的这幅画吗？若是我，会怎么处理，我能做到这样吗？或者，我能做到更好吗？

当然，之后我发现，原来在观察力和偶然之间真的并非全无关联。一个瞬间也许就能改变一切。我在一个九月的下午经历了这样一次变革。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去看展览，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座本属于我母校的教学楼内。暑假刚刚结束，特展刚开始展示它独特的场景设计。我的好奇心终究战胜了惰性，所以我踏着骄阳而来。开场秀是一个芬兰女设计师的服装展示，那是一个获过芬兰大奖以韩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服装展示。古典的长衫长裙套在一个个木人身上，整个展厅都为之惊叹，它们是那样的和谐，柔和的光辉让衣服脱离了季节的限制，仿佛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穿着。模特生涯让我对衣料有了一定的认知。我靠近去摸那些衣服的布料，纤细的纤维在手中如沙般细语，衣服的剪裁特地将透气性和保暖性做了安排，这的确是不论哪个季节、无论什么天气下都可以穿的衣服。还有颜色！紫色，浅蓝，橙色和耀眼的金黄，那样的夺人眼球却又是那样的和谐。

我久久地站在展台前，有一种悠悠的感触渐渐浮上来。这样的一件艺术品唤醒了我内心对美的追求，我忽然发现原来化妆打扮服饰搭配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是每个人的渴求。它们被商业化地利用却符合美丽的想象，我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被这样的作品深深打动了。

芬兰是一个被衣料和裁剪包围的国度，很少有国家像芬兰这样，能找到各种各样来自各国的衣料。芬兰人喜欢自己动手做衣服，哪怕是还在上学的小女孩也做得有模有样，尽管你看到她身上也许穿着最简单的牛仔和T恤。我的衣橱里也有好东西，作为模特我曾经一直能接触到最新最好的衣服，在一些产品展示会结束后，我们通常会以比较低的价格拿到一些很适合我们的作品，尤其是有一点缺陷的。所以我的